

勞新輯

唐 攷 著

836  
0098  
(2)

現代文藝叢刊

— 6 —

# 勞 新 輯

唐 駿 著

改 進 出 版 社 發 行

版初月三年十三國民華中

有所權版

刊叢藝文代現

— 6 —

# 輯薪勞

著 駁 唐

者 行 發  
 社 版 出 進 改  
 街 溝 撫 安 永  
 路 正 中 平 南  
 路 山 中 河 長  
 路 山 中 縣 沙

者 刷 印  
 社 版 出 進 改

者 售 經  
 店 書 大 地 各

元 壹 價 實  
 費 郵 加 酌 埠 外

題記

前些時候，在抗戰文藝桂林版的創刊號上，讀到宋雲彬先生的「談魯迅風」的文章，其中證引了某先生的對於上海所倡導的魯迅風雜文的談話，說是現在已經和魯迅在世的時候不同，凡有指摘，正不妨出諸率直，倘還要灣灣繞繞，意存諷刺，那就會引起反感，破壞一致的團結。這意見頗使我吃驚。但也覺得高興：原來上海之與內地，竟已有這樣遙遠的距離，幾乎是兩個不同的世界了。

在目前，我是甯願見這距離更遠一些的。

內地我不知道。上海呢，三年以來，留給我們的是更艱苦的環境：人頭案接着手溜彈，毒汗蘋果接着政治綁架，更何況還有暗害的恐嚇，堂堂的「通緝」，以及從各處飛來的突然的皮鞭和冷箭：郵局有查扣，報館有抽刪，捕房有禁嚴，——筆頭于是乎有顧忌。在赤膊上陣之間，如果只許程咬金似的直劈三斧頭，不准再有一點變化內槍法，在戰略上，那怕總是無益的吧。

而變化，也就是一般人口頭的所謂灣繞。

就大體說，雜文的確不是斧頭，却只是匕首，以此制敵，是必須講究一些方法的。上海又多的是這小小的武器的目標。這里有叭兒，有興臺，有屯積米煤的大腹賈，有出賣靈魂的文化人，過橋落水，告密出醜。緊要的是加以急速的掃除，無情的暴露。在這短短的文章裏，也讓他們認一認不堪入目的嘴臉。

然則我們又怎能閉却自己的筆頭！

不能閉却，於是雜文就漸漸地多起來。我偶爾寫幾篇。三易寒暑，積疊成帙，居然又到了可以出書的時候，除開一些篇幅較長，以及故意刪去的以外，這里便是抗戰以來的我的全部的短文。前面的幾篇，因為是滬戰正酣的當兒寫成的，態度較為率直，一覽無餘。以後的可就灣繞繞，迹成隱晦了，這正是壓迫殺虐下面的偶作。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國軍退出上海，我蜷居在法租界西區的一間平房裏，什麼都沒有寫。有的只是沉悶和潛怒。也許是因為大家都不甘於寂寞吧，幾個月後，掛洋商牌子的文匯報出版了，柯靈兄去編副刊「世紀風」，我才又動筆寫起雜文來。起先並不多。直到後來，因為十二個文藝工作者公告獻金，約定每人每月三元，就在稿費名下扣除，也是「中」的一個。那時候，三元錢的稿費，需字二千，短文就只要兩篇。這

就寫得「」些。這就是收在這集子裏的一九三八——三九年的幾篇，大部分是登在「世紀風」上的，「後也零星的散見于其他的副刊雜誌上，屈指一計，發表這些雜文的刊物竟有十幾個。

一九三八年份的最後十二篇，是寫給自學旬刊的，我本想掇拾蛆沫，另成專書，後來因故沒有寫下去，現在就附錄在這里。至于另外一部份，曾和六個朋友的收在一起，印成合集，但不久就以抗日的罪名，爲工部局所禁止，看到的人並不多，所以也一併收入了。

這集子裏的文章，有幾篇碰痛了許多人。「純文藝」，「並不矛盾」，「蛆沫集批註」，「從擂台到戲台」不必說了，「急就草」得罪了同一陣營裏的戰友，「從幫手到幫口」發表的時候，有一位「文學家」生氣道：「這不是在罵我麼？」是的，我是在罵他；而他也終于被我罵着了：現在已「榮任」了顯赫一時的「新貴」。還有一點使我至今不解的，關於文藝大衆化兩篇，竟被目爲反對大衆化的標本，我自己也不免于惶惑。好的，收在這里，現在已有了給大家——連我自己在內——重讀一過的機會了。（註）

一九三九年，我的女人正患着極重的肝病，接着是死去了，七個月內，她帶去了兩個活潑的孩子。這一年，除了一些可以換錢的長文和一部小書外，短文寫得特別少。但

即使是這僅有的幾篇吧，也和其他的文章一樣，都是我悲憤慘苦，奔走衣食時的偶爾的執筆，有幾篇還寫于病的呻吟中。但我自信關懷到自己的地方並不多，這集子就是有力的證據。而上海的「新進批評家」却給我加了一個「記住自己」的罪名。

現在重讀這些文章，我倒真的又記起了執筆時候的境遇，哀愁結集心頭，名之曰勞薪，希望也還有別人能够懂得這意思。

唐弢·一九四〇·十月。

編者註：這一段里所提到的「並不矛盾」及「文藝大衆化」和「再談文藝大衆化」等篇，已奉命抽去。

目錄

題詞

一九三七年

「和敵人一起倒下」

血寫的歷史

遣送回籍

所謂上海中立區

粉碎敵人的計劃

我也爲傷兵請命

紀念魯迅先生

文藝界的團結

一九三八年

吉訶德頌

漫成

一八

一六

一四

一三

一〇

八

六

五

三

一

一

種主義	四九
架空	四七
蛆沫集批註	四二
新的事實	四〇
噓	三八
五卅小感	三六
和平的曙光	三四
關於『魯迅全集』	三二
明槍和暗箭	三一
「孤島」我見	二九
「純文藝」	二七
民歌	二五
奴才的唾沫	二四
幻想	二二
恐怖	二〇

從舞台到戲台·····	五一
還是前線·····	五三
關於電影檢查·····	五四
從電影檢查說開去·····	五七
宣傳家·····	五九
「誇張性」·····	六一
病中雜感·····	六三
書憤·····	六五
空想以外·····	六八
爭取自由·····	七〇
感奮·····	七二
禪理·····	七四
從雜文得到遺教·····	七六
「時代的悲哀」·····	七九
剽竊和模仿·····	八一

夜讀一章……………八三

急就艸……………八五

從「抓周」說起……………八七

抓住希望……………八九

幫手和幫口……………九二

不通和不懂……………九四

懷曼殊上人……………九六

關「兩亡論」……………九八

附錄

修改不了……………一〇〇

新的地獄……………一〇二

「對我生財」……………一〇四

照片……………一〇六

根絕恐怖……………一〇八

「怪劇」……………一一一

賬	.....	一一三
電影圖	.....	一一五
劣迹展覽	.....	一一八
大掃除	.....	一二一
倫常閑話	.....	一二三
一九二九年		
書感	.....	一二六
窮	.....	一二八
關於黑暗面的把握	.....	一三〇
我的看法	.....	一三二
從歐化到中國底的	.....	一三四
一九四〇年		
兩種臉譜	.....	一三六
從『苦住』到『唱道』	.....	一三八

「混」.....	一四〇
保障作家生活.....	四二
各盡所能.....	一四四
笑.....	一四六
「救火者的工作」.....	一四九
度支新法.....	一五一

## 『和敵人一起倒下』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國際革命作家協會向世界有名的著作家，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問題：「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在中國進攻了，當這遠東的戰爭預示着將成爲所有的帝國主義者都向蘇聯進攻的朕兆的時候，你正在做些甚麼？你預備做些甚麼？」羅曼·羅蘭答道：「爲了那正在被進攻着的中國起見，爲了那顯露着危險的蘇聯起見，爲了全世界人民起見，爲了人類偉大的希望——那被奴役着的亞洲民族的覺悟，和那普羅列太利亞的俄羅斯的英勇的改造，給予我們似鼓勵起見，我喊『援助！和敵人一起倒下！』」

這是這位老作家的正義的呼聲。身當其衝的我們，尤其應該從奴隸的命運裏跳出來，大聲地喊：「起來！和敵人一起倒下！」

現在在這次蘆溝橋事件裏，卅七師士兵英勇的抗戰，全國民衆熱烈的呼援，已經充分地顯出「和敵人一起倒下」的決心了。在血光裏，我們看見了一個新的國家的誕生。只有

少數的漢奸們，利用着特殊的地位和環境，屈辱獻媚，妄想造出一個懸空的和平來，這和平又如何維持得久呢？今天晚報所載，日軍已經佔領了廊房，華北的戰事又在發動了。

不過，下午五時發行的申報號外告訴我們，北平又舉行了所謂談判。

近讀公車上書記，看到康長素起草的疏文，不禁悚然。這疏裏記那時候的情形說：

……竊聞與日本議和，有割奉天沿邊，及台灣一省；備兵餉二萬萬兩；及通商

蘇杭；聽機器洋貨，流行內地，免其厘稅等款，此外尚有繳械、獻俘、遷居之說。

閱上海新報，天下震動；聞舉國廷誨，都人惶駭。又聞台灣臣民，不敢奉詔，恩戴

本朝，人心之固，斯誠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覆，數百年而得此，然

伏下風，數日換約期迫矣，猶未聞明詔赫然，峻拒日夷之求，嚴正議臣之罪，甘忍

大辱，委棄其民，以列聖艱難締構而得之，一旦從容誤聽而棄之，如列祖列宗何！

如天下臣民何！……

疏文未上，而局已大定，這回憶真够使我們痛苦。但是，其實也未始不是現在的好

榜樣。我們只有要求政府速下決心，不要再在和戰的關頭上徘徊。在目前，要求能够實

現不屈辱的和平，是萬萬不可能的，我們只有堅決地朝着那條流滿着先人的血迹的大道

走去！

中國古書裏有一句話，叫做「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是表示「與之同盡」的決心的。可巧這「太陽」又正是我們的敵人的表幟。我們的要求是一致的，四萬萬顆心等於一顆心，四萬萬句話等於一句話，那就是：「起來！和敵人一起倒下！」

七月十四日。

## 血寫的歷史

這幾天的報紙上，登出了好幾條新聞，述說日軍在平津的暴行，轟炸，掃射，拘捕，奸淫，虐殺，殘酷得使人們難於想像。這是帝國主義者的一貫的行爲，也是奴隸們所必有的命運。豈但歷史上的記載非常昭明，就在文學作品裏，也何曾缺乏這種事實的敘錄呢？例如特列嘉可夫（「怒吼罷，中國！」作者）在他的自傳裏，述說了一九二〇年四月五日日軍向海參崴進攻，打败了當地的遊擊隊後，他這樣寫：

……有幹革命工作的嫌疑的高麗人，特別難堪。這些靜默的人，潔白的長袍彷彿

佛是醫院解剖科的大夫，受到更無情的肉刑。被綁到鐵欄干上的高麗人，成排的並着脚，站在車站鐵欄干的橫撐子上。他們的家屬蹲在街的對面看他們受罪。強烈的仇恨由受罪的人們的眼睛裏冒出。有人告訴我，被綁起的高麗人怎樣唾了發慈悲心的日本崗兵送到他嘴裏的食物。

然後把他們帶到輪船上去了。以後，海參崴的人很久不願吃市場上賣的蟹肉。強烈的仇恨從受罪者的眼睛裏冒出，牠是會燒旺後死的同儕們的血的吧，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忘記平津的恥辱，這是可寶貴的火種。保護牠，使牠不滅，使牠旺盛，必須發動全面的鬥爭，我們應該毫不屈服地抗戰……抗戰……抗戰下去。而且還必得看一個新的堅決的榜樣：

……布爾塞維克的威信在這個敢怒而不敢言的時日長到無限的高度。很多執拗的恨蘇維埃的人在這一天被日本人教會了忠愛自己的國家。

就是在最黑暗無聊的政客們中間，日本人都未能找到一個人，肯在這被摧殘的海參崴宣佈自己為政府。

在三天之內，海參崴沒有任何的政權。

因此，海參崴也終於沒有被從蘇聯的版圖上割下來。